

詩問
白鷺洲主客說詩略





詩 問 略

陳 子 龍 說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詩問略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詩問略序

余于集傳不盡愜而莫敢異也。及讀郝氏書。乃知經學不必專泥朱子也。且朱子于小序鄭孔諸家。悉置弗錄矣。因述所解若干條。書曰詩言志。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鄭六卿賦鄭詩。蔓草風雨。有女同車諸什。韓起嘉之曰。不出鄭志。初題此篇爲詩志。庶幾時亦弋獲乎。然不敢自謂能意逆也。曰詩問。仍以問諸有道者。或嫌其略而不詳。異日尙有續焉。雲閒陳子龍識。

詩問略

明 雲間陳子龍人中說

變風變雅之目。宋儒本於鄭康成。獨鄭夾漈曰。此不出於夫子。未足信也。小雅節南山。大雅民勞。謂變雅可也。鴻鴈。庭燎。嵩高。蒸民。之美宣王。謂變雅可乎。詩首文。武。成。康。厲。王。繼成王後。宣王繼厲王後。幽王繼宣王後。皆順其序。國風亦然。斷斷無正變之說。此夾漈定識也。夫世有升降。治有盛衰。詩豈有正變乎。卽或聲調節奏之殊。庸有之。未可以正變分也。召穆之賦。蕩與民勞。凡伯之賦。板與瞻仰。召閔。芮良夫。賦桑柔。衛武公賦抑。皆蓋志獻替。安得爲變雅而少之。淇奧。美武公。緇衣。美鄭伯。秦襄同仇之烈。衛文。楚宮之營。安得爲變風而少之。如厲。平以下爲變雅。則周。穆以降爲變書乎。朱子不主漢儒。而獨用其正變之說。所斥爲淫詩者。多本夾漈。而于此何獨異焉。

關雎之詩。宮人爲后妃而作。妃之得不得。何與宮人事。且文王爲世子。幸爲侯國。王季爲西伯。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續女維莘。長子維行。則所以訪求淑配。備六禮而親迎者。無所不及矣。曾何左右無方之求。若不知誰何氏之女者。且求之不得。而展轉反側。耶。琴瑟之友。鐘鼓之樂。皆不似宮人事。此予童時授讀。卽已疑其非理。今思得之。首章言太姒之爲好逑。二三章言太姒亦欲求窈窕淑女。以備

嬪御爲助也。後二章淑女。指所求者。言苻之參差。指羣女年齒色貌之不同也。左右流之。言所居之或遠或近也。寤寐求之。至於思服。反側則太姒求賢之切可知。采言選。芣言薦也。采之宮庭。薦之侍御。逮下之惠也。琴瑟友之。娣姒之情。而有比輔之義也。鐘鼓樂之。則陶陶坎坎。暢于中而聞于外。化行南國。而及于天下。周之王業。基于門內者。此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聲之和也。鄭樵云。人之情。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不然。從樂奏言之。非以別其文義也。樵之言是也。豈展轉反側之謂哀。琴瑟鐘鼓之爲樂乎。

自平王之時。岐豐之地。盡沒于西戎。雖以其地賜秦。終襄公之世。不能取而有之。至文公始逐戎而後有其地。是時岐豐故墟。有遺黎故老。隱於河上者。初以周亡于戎。有左衽之痛。旣而復更爲秦。有河山之感。不肯仕進。人亦不得而見之。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蓋此輩也。兼葭之詩。所爲作也。其願爲秦民者。先困于椎髮。及見秦有錦衣狐裘。黻衣繡裳。去戎翟之俗。復覩衣冠之舊。則深相慶幸。終南之詩。所爲賦也。

齊欲以文姜妻鄭公子忽。忽辭曰。物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救齊破戎。齊又欲妻之他女。辭曰。奔齊以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其後見逐而無大援。國人追惜之。賦有女同車之詩。毛氏以爲忽有功于齊。齊女賢而不妻。卒以無助。故刺之。謂文姜也。若後女時。忽妻陳女久矣。豈以齊女而棄

陳嬀耶。齊則無禮。而忽也。守正有詞。何爲刺之。初辭文姜。人謂忽善自爲謀。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皆以成敗論。而不知義理之安者也。文姜爲魯桓夫人。禍有明鑑。作詩者不預知夫子讀詩者何取爲。愚玩詩。非刺忽。亦無追惜意。若追惜之。何于嬀無抑詞。有女陳嬀也。舜華舜英。言色之美也。同車有親迎之禮。翱翔有倡隨之歡。佩玉言綢繆之容。瓊琚亦甚都雅。將豈非德音。而彼美之詞。反若不足于言外者。蓋美陳嬀。正以嘉忽之能守正。而不爲孟姜所移。故聖人深取是詩耳。解此詩者。以譌相承。無有晰之者。

邶之北風。有先幾之遞。衛之考槃。有永矢之棲。鄭風女曰雞鳴。有偕隱之樂。魏風十畝之閒。有農圃之歡。秦則兼葭之伊人。不仕于異姓。陳則衡泌之棲遲。不汨于淫靡。皆高節無求。超然流俗者也。易曰嘉遯貞吉。聖人亟錄其詩。如見其人。所以風世之逐于利祿。而迷于濁亂不止者也。

二南首婚姻。次女紅。故葛覃續事也。采芣蠶事也。繁白蒿也。爾雅謂之幡蒿。蓋蠶未出。以此洗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亦以此嚙之。故爾雅詩曰采芣祈祈。正治蠶之日也。采芣爲蠶。而非爲祭也。明矣。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注云。近川。便浴蠶也。故于澗于沼也。夙夜在公者。蠶事三眠三起。勤苦凡二十七日而畢。若祭事。不連夙夜也。詩爲夫人世婦而賦也。古王后親蠶三灑。夫人世婦登其事。后夫人爲之帥。賦事而不獻功。故曰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公侯之宮也。

周禮后服首飾有副。編次三者。少牢禮云。主婦被錫。蓋剔賤者髮。以被紒爲飾。故謂之被。后妃祭服首飾。

皆副。不用編。況次乎。詩所稱被。卽次也。被非祭服。故知非祭祀之事。此係錢飲光所述。益信此詩爲蠶事作也。

周南卷耳之詩。猶召南之草蟲也。草蟲。婦人思其夫。卷耳。乃軍中思其室家也。金疊兕觥。酌以遣懷。至馬瘡僕痛。終不能遣矣。然但吁而無怨者。何也。岐周之旁。小國諸侯。苦爲紂役。文王以西伯奉命連率之。感以忠薰勤勞。故咸知大義。而詩語涵蓄。不似北山苞羽。憂我父母也。且文王當日。必有經營布置。贍其家室。俾無內顧之憂。特其別離睽闕。不能真懷耳。序以爲審官求賢。非也。或於卷耳喻賢。以周行喻在位。或以登山喻圖治之艱。皆心非朱注。而思以易之。遂失于穿鑿也。

出車。禦玁狁。城朔方也。城工旣畢。歸而在塗。忽被命西伐。第三章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始而召僕夫。趨凶門。有死氣。是以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大將受命于內。軍士不得而知也。至于傳宣王命。往城于方。而憂心者曉然矣。而出車之初。不遽軍也。于此見軍機之密焉。烏隼之旟。在牧。龜蛇之旐。在郊。設此建彼。世所謂前朱雀後元武也。于此見部伍之整焉。玁狁勢強。禦之使無內侵。不交戰也。西戎勢弱。伐之使無北附。無肆殺也。故末句曰。玁狁于夷。西戎靖而玁狁孤。于此見廟算之審焉。西北二虜。相犄角爲寇。惟與西戎連和。乃可以全力制北狄。然非薄伐。不能要其和也。此詩專備玁狁。以餘力伐西戎。以孤玁狁之勢耳。兵家勝算也。

按世歷紀帝乙二十一年癸巳命周公昌拒昆夷玁狁此詩必此時作也王商王帝乙也承命遣南仲者文王也

苑柳。當是諸侯盟太室時詩也。竹書及左傳。皆有諸侯盟于太室之文。何以盟太室。謀伐申也。時宜曰奔

申王將伐之以殺太子。國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繒與西戎方德申、呂，方強其隄，受太子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必然矣。王心怒矣，號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愚謂諸侯盟太室，不肯從王伐申，以成伯服，故作是詩。菀柳，比伯服也。言柳方盛，豈不足蔭息我乎？而此乃上帝所怒，我不敢恃也。所謂人皆集于菀，已獨集于枯也。小弁，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正以鳴蜩比人之息于菀柳者。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言褒姒賤妾而得天王爲配也。若從王伐申以靖之後，必至嬰大禍。蓋指周之存亡也。如毛序、朱傳，謂王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是無王之心，形于篇章，夫子何錄焉。

讀大雅常服黼黻，及周頌振鷺，有客之詩，知周之忠厚。古聖王有道之隆也。毳，殷冠，而諸士服以裸將，白爲殷色，而微子以之來朝，當維新之政，改正朔，易服色，不以爲嫌也。先儒熊去非曰：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再則曰殷多士，何嘗有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毀其先代之衣冠籍貫者，相去遠矣。每讀詩書，并去非之言，未嘗不三嘆也。

大明之詩，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詩人微意，蓋言人主賢德爲本，天位不足恃，適嗣不足拘也。胡氏曰：堯舜與賢，三王與適，然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太甲雖適，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于廢。武王雖弟，上承文考之命，而終不失爲君。帝乙泥于立適，而不知紂之亡天下，亦不知變之過也。予謂不特此也，太

王泥此則王季不立矣。王季不立而周不王矣。堯舜之與賢不難含子而擇之異姓。嫡果不賢舍而立庶何不可哉。唐高祖舍秦王而立建成尤爲非宜。

高皇帝明知燕王之雄武太孫之仁柔乃以劉三吾之腐言泥古昔之成憲卒以成靖難之師而肇無窮之殺戮嗚呼皆未知天下之大計通權變之宜者也。

生民之詩可疑者二其一帝武之說予嘗辨之。

詳讀書論世

大略謂姜嫄往于郊躋帝嚳而行敏歆者急于享

祿之禮也忽然震夙心虞疾病孕而生子故以不詳而棄之耳其一嗣歲祈穀之祭也諸說皆以爲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愚按祈穀配后稷是也但周以子月爲正月爲孟春然郊天必在冬至冬至之日大抵在子月中旬或下旬若以月初祈穀則是先祈穀而後郊天耶倒置極矣諸家所泥者月令也不知月令用夏正詩乃周置不當以月令之孟春解此章嗣歲也家語哀公問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報于上帝夫言啓蟄之月則建寅之月也是則周人祈穀之郊仍用寅月于夏令爲正月于周實三月也諸家引月令正月孟春而誤以爲周之正月謬矣月令注元日乃上辛日亦非元旦也。

輅者五祀之一月令冬祀行者卽此而非行道之神也行道之神乃一切遠行所祭禮謂之祖不論四時但出行卽輅此詩專爲冬祀故曰以興嗣歲言今歲之事畢而來歲之事新也又按五祀則羊人供其羊牡若出行之輅則以犬此云取羝爲冬祭之行益明矣蔡邕獨斷曰行在廟門之外而輅壤厚二尺

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轅上。出行之祭。亦曰轅。與此不同。

叔于田注云。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夫不義。安能得衆。且使之愛。夫子何錄焉。玩詩以居人擬之。其仁可知。飲酒服馬誇之。其好武可知。蓋譏之耳。下章全是諷語。如猗嗟之美魯桓公。意全在言外。戒其狃而傷汝。知者已見其端倪。叔不悟耳。果如序及朱注。是羣宵阿諛耳。

匏有苦葉。士傷淫俗而不肯苟婚之作。觀首末兩章。非詩人專刺淫也。禮霜降至冰泮。皆可爲昏。過時而不能用禮。則媒氏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奔不禁。奔非淫。奔。謂不備禮也。禮之不備。猶匏之未可用。方便隨宜。猶深厲淺揭也。濟盈雉鳴。時方仲春。爭奔走爲昏。途中所見也。有彌濟盈。言濟之多。濟本欲盈。不濡軌而亦濟。雉本欲偶。不當偶而強求。士知禮者。必奠鴈冰泮時爲得耳。人有招我。我弗應。必須我友。指嘉偶及媒妁言也。序謂刺宣公。非也。牝雞雄狐。不必以飛鳴分別。而曰當求其雄也。

將仲子。毛序。鄭箋。及歷來語解。皆謂刺莊公。害弟叔段。而托于畏母。詩人借莊公之口。以發莊公之心耳。獨朱注本。鄭夾漈以爲淫奔之詩。文義明順可通。但無逾無折有婉絕之辭。畏人有廉恥之心。亦猶感輒吠虺之語。不得直指爲淫奔也。按左傳。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此詩。取兄弟相護之意。則豈淫奔語乎。

山有扶蘇。刺無賢也。擗兮。狡童。褰裳。皆惡祭仲足陰謀逐忽而作。擗喻忽之將敗。而思伯叔之援。又望其涉溱洧而來救。仲足本以嬖幸進身。故呼之曰狡童狂且。

東門之墀。懷友也。風雨思賢也。遵大路留賢也。蔓草朋友班荆相遇也。楊之水。厲公之詩也。槩以爲淫。何淫之多。而夫子悉存之。今詞家選詩。每斥豔冶之篇不錄。況聖人之著經存教耶。誤以鄭聲爲鄭詩。放淫聲。獨不削淫詩乎。

鄭厲公突以祭仲殺雍糾出奔。入櫟。昭公立。昭公殺子亹。立齊。殺子亹。子儀立。在位十四年。子儀忌突謀奪其國。有內外蛇鬪之聲。愚謂揚之水詩。蓋厲公防禍之及。作此以解其忌。以安其心耳。觀厲自櫟侵鄭。因傅瑕卒有鄭國。隨殺瑕。其平日陰謀可知。原繁之徒。必有以告子儀者。故曰毋信人之言。人實迂汝。時莊公子皆死。獨儀突在耳。故曰終鮮兄弟。惟予與汝。惟予二人云。其入國卽殺瑕及繁。必嘗教子儀圖櫟。觀厲公惡繁及繁臨死之言。可推已。

揚之水。凡三見。王風言平王之弱。不能制諸侯也。彼其之子。指他國之當戍者。唐風言晉昭公弱。白石比曲沃之強也。鄭風言子儀之弱。信纔臣而失兄弟也。

蔓草爲朋友期會之詩。出自予意。及讀韓詩外傳。則古人有先獲我心者矣。語雖陋。可證愚說。故附錄。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郊。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東方之日。卽下篇不能晨夜。號令無節。左傳襄公立無常。故刺之也。彼姝者子。指其自公來召者不必女。

子。或曰。指文姜在室在闔。蓋言門內之亂也。夫人如齊師。于防于穀。皆所謂履而相就也。

唐風揚之水。本發潘父之謀。而以爲晉人叛昭侯。無衣。美秦襄奉宣王命伐戎報仇。而以君爲好戰。宛柳。諸侯不從幽王伐申。而以爲不肯朝周。蔓草。朋友期會。而以爲男女相遇。采芣。勞戍臣。而以爲遣。毛序之誤。而朱子因之。然朱子于序。多所駁異。而偏于其誤者。顧反有取耶。

下泉詩。以下國慨念周京。按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子朝之亂。入王城。稱西王。敬王居于狄泉。稱東王。狄泉者。卽下泉也。下泉。成周之地也。自周公營洛。廢而不居。今天子居之。諸國供億輸王粟。其成人不勝其苦。是以懷念京周。京師者。謂王城也。及定公七年。晉籍秦送天王入于王城。四國乃有王矣。王室之亂。垂二十年。稂蕭爲黍苗。而王澤如膏雨矣。黃父之會。扈之會。曹人皆與焉。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曹人又與焉。曹之賢大夫身親其後。故先言下泉之苦。而思念周京。後乃因王室之定。京師之復而喜之也。郇伯必有所指。今無所考矣。何氏看此詩。確不可易。但以京師爲下泉。非也。若周京京師。卽下泉乎。懷念文理。說不去矣。

文王有聲。專美武王。鎬京之事。以其繼文王豐邑之功也。故首二章。推本文王。非竝舉文武也。三四章。言其營鎬也。鎬與豐峙。故曰正鎬爲藩蔽。故曰垣。特未出鎬字耳。五六章言遷鎬。末二章言定都也。而諸侯稱王后。天子稱皇王。後稱武王也。

生民之詩。帝武爲大人跡。天有足乎。鄭氏之謬也。謂帝嚳是矣。然祀郊禘之後。豈無房榻宴私之事。而云

無人道何也。蓋必以介止震動。心竊疑怪。如有鬼神。如嬰疾疾。遂不敢卽于宴私。帝亦深信而俟之。以至于載生載育也。踵帝步武而敏于祀事。神歆其享。介助也。止憩也。祭畢而憩諸郊。乃震而動也。夙時之久也。久而生育。斯理明而辭亦順矣。元鳥之詩。推本有娥氏。謂元鳥降之日。人偏信史記。鄭箋而朱子從之。

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以爲變文叶韻。非也。按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是周人祀姜嫄不及高辛也。國語亦謂之皇妣大姜。又周禮大司樂注。周以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闕宮。此又一證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注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又一證也。漢原廟之祀。其來久矣。先儒謂堯有天下。則爲學後者屬堯之子孫。故周不得祀嚳。而止立姬廟是也。周人禘嚳。乃有天下而推邇之耳。

武王既喪管蔡流言。謂公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居東避之。二年。罪人斯得。後公貽王以鷓鴣之詩。及風雷之變。偃禾拔木。王將卜之。乃得金縢之書。始泣而迎之。天乃反風起禾。此金縢本末也。王既迎公歸攝。故二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伐之。作大誥。此作大誥之本也。鄭康成之說亦然。居東二年。東征三年。自是兩事。獨孔氏以避爲致辟。居東爲東征。朱子嘗論之曰。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蔡。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非東征乎。曰居東卽居魯也。公方見疑。豈得卽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及朱子註鷓鴣詩。則曰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故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誅。

之而成王猶未知公意。乃作此詩以貽王。而東山詩註亦云。成王既得鷓鴣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之。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以居東爲東征。又以先誅管蔡。後乃貽詩。毋論與書敍刺謬。亦何自相矛盾耶。豈平居議論。而注經反疏忽乎。學究墨守朱註。如顧麟士祇依阿不能置喙。可笑也。

鷓鴣之詩。戒王以先事之防。而自鳴其勤勞之意。既取我子。謂誘管蔡致得罪也。無毀我室。知其構兵爲亂也。若詩作于殷人叛後。何以云未雨綢繆乎。居東亦非居魯。周公一生未嘗至魯。朱子謂東都者亦誤。時未有東都也。乃周之東野耳。若居魯。則千里之遠。何以書云親迎出郊耶。

何彼穠矣。按詩說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恥之。而作是詩。蓋王風也。召南時安得有平王孫女嫁齊事乎。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傳以莊公三年之喪。不當主昏于齊。不戴之仇。不可爲之主。啖助曰。桓公殺君王。不能討而追錫之命。故王不稱天。以其寵。篡弑。瀆三綱也。非周召之詩可知。然吾以爲詩說亦非也。所謂王姬者。若是桓王妹。桓王在位二十三年。莊王四年而始歸齊。計其年且三十矣。何其晚耶。魯莊公十一年。爲周莊王十四年。亦書王姬歸于齊。則齊侯爲桓公也。何彼穠矣之詩。殆爲此作。而詩說以姬爲桓王妹。蓋以桓王爲平王之孫故耳。其實曾元亦可稱孫。胡傳承訛。謂西周王姬下嫁。皆未深究耳。

衛莊姜戴嬀。許宋夫人之賢。共姜之節。谷風伯兮之婦。泉水竹竿之女。皆清婉而思正。擊鼓式微。旄邱凱

風之忠厚。簡兮、北門、北風、考槃之守貞、干旌之好賢。所謂康叔武公之德也。獨宣姜之惡。國人屢刺。猶風之隆也。集傳詆其土地性情。故其音亦淫靡。以詞攷之。獨氓蚩、靜女、采唐可嫌。然序說皆謂刺淫。朱子于采唐辨至千言。以爲淫者自言。不知古人代爲之言。正形容而深刺之也。有狐、木瓜。強坐以淫。何衛風之不幸也。

序謂衛有狄難。處漕。齊桓公救之。遺以車馬器服。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木瓜之詩是也。有狐之詩。明爲士大夫不得渡河。喪其車服。按左傳。閔二年。狄滅衛。宋桓公逆之河上。宵濟。正此時也。衣裳帶皆士大夫章服。狐渡有尾之子無服。蓋反興耳。序謂男女失婚。非也。以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乃蒙序而臆度之辭。有狐之子。指士大夫避狄難者。非寡婦謂鰥夫也。揚之水之子。指諸國之不預于戍者。非戍者謂其家室也。鴻鴈之子。指使臣安集流民者。非流民自相謂也。

夫子放鄭聲而不刪淫詩。謂深絕其聲于樂。而嚴立其訓于詩。噫。豈聲足以蕩人。而詩固無害。反足以爲訓耶。或曰。一國之風。不得而廢也。然則太史采之已耳。而必登之簡冊。施之宴歌。傳之後世。奚爲哉。謂示戒耶。男子期會。只以誨淫。何戒之有。或曰。夫子刪之。後世詞人贗補之。以足三百五篇之數。皆未得其理者也。鄭詩淫者。刪之久矣。指爲淫者。皆以鄭聲淫一語逆億之也。所謂鄭聲好淫。志世俗靡靡之樂。非詩也。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擗兮。狡童。扶蘇。褰裳。風雨。子矜。揚之水。蔓草。按春秋傳。皆非淫詩。溱洧。乃譏刺之詩。玩士曰。女曰正。傍人語也。